



我身边的朋友大多比较励志,所以他们早上一睁眼脑子里就有各种工作自行排队等待解决,如果是服务业或者是做自运营工作的朋友,每天睁眼就欠房东三百元或者五百元租金,不婚不育的欠下三胎,我也一样,各种烂事都得亲力亲为,总的感觉就是焦头烂额。

所以呢,躺平就变成了一个爽词,挂在嘴上有一种优越感。因为想躺平就是累的,就是我很忙。

现在成功学有点像过街老鼠,主要是它的破坏性太大,整个教培行业都被它拖垮了,因为成功就要鸡娃,国家都看不下去了。还有就是它能把所有人都搞焦虑,有钱没钱都过不好日子,病恹恹地寻找精神出口。

于是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就是有人开始鼓吹不求进取无所事事。因为人生没有意义啊,奋斗会自伤啊。

尤其是一些女性(这个世界其实对男人并不宽容,所以他们相对现实,必须找事做,否则直接饿死),按部就班地读完大学,小心守住自己的纯洁,年纪轻轻就嫁人生子,然后就停止了努力和成长,有份工就应付一下,没有也无所谓,反正老公会养家。

这是一种身心的懒惰病,就像渐冻症患者一样人很快就废了。

稻盛和夫说:“人工作的目的是提升自己的心志。”这话颇有深意,就是我们的肉身是滞重的,不做事情并不会轻松愉快,生活同样会杂乱无章支棱不起来,绝不仅仅是精神荒芜的问题,生理也会随之萎靡、懈怠、无精打采。所以要靠工作建立一个支撑点。(居家工作或者家庭主妇都是工作哈,都可以做出花来,就是不能懒惰。)

而且无所事事是非常辛苦的,

## 有一种辛苦来源于无所事事

张欣

有人会说怎么可能辛苦呢,每天吃吃喝喝再刷刷抖音,一天很快就过去了。可是长此以往大脑越来越空,内心一点念想都没有,当然也没有同事、伙伴,没有朋友和社交,这样的人生就是老公永不出轨,家里也没人需要你出力帮忙,想一想,这真是你想要的吗。

其实懒惰学和成功学一样可怕,它用一些鸡汤小作文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致使一票年轻人或者中年人误以为只要我低欲望低要求然后什么都不做就是岁月静好,这是什么鬼扯。

当年我看蔡澜先生的专栏,他年轻的时候正经工作之外有八份兼职,像我这样的写稿佬真是写到眼瞎。可是我也真的不是为成功,而是为了充实地活好每一天,在我

看来成功就是因为勤力而得到别人的尊重。

我身边太多这样的朋友,两个孩子的妈妈不仅要自己带孩子,还要烘焙很棒的蛋糕外卖;守住一个小门面做来来往往家政服务的主理人;无论是普拉提还是瑜伽坚持一对一售课的教练;每天站12小时为客人剪发烫发的美发师等等。这样的人对于成功的理解就是以己之力令全家过好太平日子。

所以可以勤力工作是一个人的福气。

如果一直能做创造性的工作直至挂掉真是天大的福气。

总有人总结中国人是勤劳勇敢,想一想什么是勤劳勇敢,不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做好自己的工作,然后一天天地坚持下去成为习惯,勇敢地面对未必成功只为不辜负自己的人生。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地提高,但也会有一些好吃懒做不劳而获的人性弱点打着各种个性化标签跑出来哗众取宠,令人误以为无所事事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美好人生。其实无数先贤都说过你认真工作的样子最美丽。

能做到这一点就非常不容易,就什么都不害怕,就是客观上的独立自主。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爱自己。

印度影片《宿敌》和《杰伊·比姆》一样,以犀利的锋芒,指向社会现实,而在叙事结构上,情节的反转,更让我们出乎意料。

电影开场,时值午夜,拉马纳加拉一处加油站附近,骑车路过的公司职员,目击了一桩谋杀案。警察赶到现场,死者是拉马纳加拉中央大学女教授萨芭,35岁左右,被强奸后烧死。案情很快被报道。

这应该是侦破片的寻常开头,但电影插入了一段学校追悼女教授的场景,副校长不合时宜地指责萨芭戴头巾的着装。这引起了学生抗议浪潮,警察阻止殴打学生。副警督萨鲁受内政部长指派,负责平息学生的愤怒,侦破此案。萨鲁一脸严肃,不苟言笑,但影片在展现他和儿子在一起的镜头时,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慈爱。他妻子离开了他,儿子是他唯一的家人。萨鲁和学生沟通,得知萨芭爱教书、爱学生,他对痛失爱女,处于极度悲伤的萨芭母亲坚定承诺:“30天,我会在30天内,把罪犯带给你面前。”

看上去这是一个正直的警察。电影接下去的场景,都是在萨鲁高效率指挥下展开的调查、取证、推理和判断:通过监控器,发现案发后一小时内,有96辆车通过A点,通过B点的只有94辆,不见的两辆车,一辆是辉煌牌摩托车,另一辆是黑色小车;找到的目击者证明,有四个人把尸体从车里抬出来,他认出了黑色小车;警方调出指纹相符的犯罪嫌疑人图像,目击者确认这就是焚尸人;追查到的四人,全是12起案件的嫌疑人,犯有抢劫、绑架、贩毒等罪,只是他们有后台,往往入狱没有几天即被释放。

电影显示萨鲁办案时受到压力,上级责怪这么大的行动没有事先汇报,想把他调离,并警告有人会对他及家人发动袭击(果然,他的儿子后来被一辆假冒车牌的厢型车撞伤)。萨鲁正义词严:“只要我穿着这身制服,我就会执行法律。”电影最令人震惊的一幕是:当萨鲁接到上级命令,将四名嫌犯转移至其他

监狱时,他擅自改变路线,开车到荒野,将他们一一击毙。看上去,他不想让这些嫌犯再一次逃脱法律制裁。事后萨鲁解释,嫌疑人企图夺枪逃跑,警方不得不反击。他的行为获得人们赞扬,却遭人权委员会起诉,质疑他行为的合法性。

如上所述,只是影片上半部分内容,下半部分法庭辩论,情节有了大反转,让电影变得精彩绝伦。这回唱主角的是辩护律师阿拉温德。经过几个回合,阿拉温德渐渐披露了案件的真相。原来中央大学一女社会学博士,因为出身低种姓,迟迟得不到导师签名无法毕业而自杀。女教授萨芭仗义执言,并打算向上级投诉,反而被这个导师撞车杀害。警方发现萨芭尸体,原以为是交通逃逸案件。此时,内政部长因为采矿诈骗等一系列违法行为将失去选票。有人提出,可以在交通逃逸案件做文章。他们物色四名犯人焚尸,谎称其

强奸后被烧,再通过媒体大肆宣传,让警察镇压学生,然后让萨鲁出马,侦破案件,用以掩盖内政部长的丑闻、获取媒体的关注和公众的支持,企图最终赢得选票。令人大感意外的是,这个计划的策划者和实施者,竟然是貌似正义、公正的副警督萨鲁,如此判若两人的表现,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没有人会想到,辩护律师阿拉温德所有的材料,竟然来自萨鲁。当萨鲁接到内政部长命令枪杀四名嫌疑犯(这不是萨鲁原先设计的),他自己的儿子又被不明身份的人撞伤后,感到恐怖,良心发现,悔悟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开始调查萨芭死亡真相,并将绝密文件交给部下,让部下在法庭上指证自己,而部下又将所有材料转交给阿拉温德,揭露了这一切。这又是一个反转。

阿拉温德以前也是警察,遭内政部长迫害,腿被打残、女友死亡,根据片尾提示,本片很有可能拍摄续集,那样的话,阿拉温德和内政部长会不会有一场新的决斗?



读碟



书法 冯建麟

那年此时,天气已经有丝丝凉意,可我和我的三位同伴的心情却是那么热切,热切地要去那向往已久的鲁南“石头部落”。

高铁三小时许便到了滕州东站,再车行30分钟就到了山脚下。由于时近黄昏,山门紧闭,一番联络后山门开启,我们乘车沿着坡道向上行进,三拐两拐仅七八分钟,就到了我们居住的石头院子门前。

这屋子的地理位置比较高,站在院子外的坡道上我仔细打量起来,视线内远近高低都是土黄色的石头屋子。再细察,我终于明白这“石头部落”名称的由来。原来,这里的路是山上的石头铺就的,每家每

户的院墙是用石头砌的,每间屋子的墙也是石头砌成的。与其说是砌,倒不如说是石头垒起来的,墙体的石与石之间并没有黄沙水泥或者其他什么粘合材料,有不平的地方再垫一块小石片使其稳固就行了,可见砌墙石匠的功夫真是了得!更罕见的是屋顶上的瓦片不是泥烧的瓦片,也不是水泥板子或者其他什么现代材料,依然是一张张石片,按照铺瓦片的方式铺盖的。家家门前都有石条凳、石磨、石头凿成的食槽等

摆设,连院门前的路灯也是石片灯罩,山道旁的废物箱也是石制的。这里,大概除了动物植物,就全都是石头了。“石头部落”果然名不虚传!

## 走进「石头部落」

项凯

视眈眈地盯着那一锅慢吞吞煮着热气的吃食。一旦锅里开始翻滚,一圈筷子立刻戳进锅里疯狂捞食,完全不顾博士硕士的风度所在。那种抢食的快乐,至今想来还令我垂涎不已。

而每次享用完大餐以后,我的女友们总是会有东西给我拎回来,有吃食,也有日常用品。最喜欢的是金秋时节,那几个家伙的单位总是会发红通通的红富士或金灿灿的大鸭梨,我一袋一袋拎回宿舍,把同住的三位女孩看得目瞪口呆。在一起分享的时候,她们说:“你同学怎么会对你这么好!”那时,我心里的那份得意和感慨,真是难以用笔墨形容!

所以,即便我研究生毕业以后又一次离开了南京又怎样呢?即便我不知道南京那些纵横交错的街道怎么走又怎样呢?我的那些女友分散在南京的那些纵横交错的街道中,南京便一次次地吸引我回眸,吸引我重返。我手上拿着她们新家的地址(这些新家现在是越变越宽敞,越变越漂亮了),出租车总可以在准确地将我拉到她们的家门口。而她们款待我的餐桌上,一定会有一盐水鸭和烤鸭!

友谊就是心甘情愿地付出,如一颗星星,在黑夜照亮前行的路。

责编:刘芳

## 一座城,几个人

谢倩霓

对我的真诚的牵挂,则令我在多年后上海西区的一间书房里,又一次流下感动的泪水。

大学毕业三年以后,我终于在她们殷殷期盼下重新打回南京,重返南大校园读研究生。我想,我一定是全南大最奢侈、最幸福的学生了。每隔一两个周末,我总是可以混到一顿丰盛的饭菜,在西儿家或是猫家(那时她们的家真是很小很小呀),她们一定会买好盐水鸭或烤鸭,这两种南京的特产,是我最爱的肉食。在海家,我还吃到过最上等的阳澄湖大闸蟹。最难忘的则是在芳芳的南大博士宿舍里吃火锅,火锅不是现在的火锅,而只是一个煤油炉子上烧着一只铝锅。一群饥饿的南大中文系博士,加上我这个混吃的硕士,虎

也许,这就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心理感受吧。

一觉睡到自然醒,早餐后,在一名导游的陪同下我们漫步山野。我们随意进入一户院门遮掩着的“部落”人家,院子里种着几棵石榴树,树枝上挂着的石榴已经很红了,有的正咧嘴笑呢。推开房门,转过“客厅”是一间卧室,里面有一张炕,炕头还有一个风箱。陪同的导游告诉我们,这里的主人早已乔迁到山下,这间屋子基本以原貌保留,供游客参观。

正当我们要离开这院子时,一位七旬老汉推门而入,瘦高个子,头顶竹斗笠,身穿草绿色军装,肩背着竹篓,我有些好奇地打量着他。老汉面带微笑地对着我说:年轻人,这屋子是我的,我祖上六代人都住过这个石屋。我明知故问道,您现在还住这儿吗?老汉答:这山上的石屋子里都已经没有村民了,石屋子的条件哪有山下好,现在村民都搬山下去住有水、有电、有便桶的洋楼啦,我今天是上山来院子里摘石榴的……

我思忖着老汉刚才的话语,心想,这“石头部落”又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所不同的是,出去的人是来了开启新的生活,而进来的人只是为了体验一种别样的生活。

我思忖着老汉刚才的话语,心想,这“石头部落”又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所不同的是,出去的人是来了开启新的生活,而进来的人只是为了体验一种别样的生活。

从未有过的放松和心静。

